

XIN SHI JI WEN CONG

新世纪文丛

Jiao jiao

BU QUN

矫矫不群

杨匡汉 著
陕西人民教育
出版社

● 新世纪文丛 ●

矫矫不群

● 杨匡汉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文丛

矫 矫 不 群

杨匡汉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排版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6.5印张 128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419-1949-7/I·80

定 价：3.95 元

《新世纪文丛》序

当90年代第一个春天抖去80年代最后一个严冬的寒意，阔步走来的时候，我们筹划推出这套《新世纪文丛》，向更添新雨向人间的季节，献上我们的真诚，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爱。

刚刚过去的80年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订的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指引下，各个领域都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这是充满开拓和创造精神的十年，也是积极改革、辛勤建设、深刻变动的十年。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业绩，将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上，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发展。这种解放和发展，首先表现在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问题上的理论偏颇，突破了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深化、丰富和发展。由此，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新天地。其次，由于“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有价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方法，以及相关

的文化观念、思维方法,大量被引进、试用、改造、重构,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开拓和创新,整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态势。综观十年文学,既造就了一批富有使命感、热爱祖国、勇于探索创新的优秀作家,又产生出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确成就巨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文学的进步和变化,带有“文革”及其以前的那些年不可比拟的性质,是那个时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它喻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新世纪”。

“新世纪”文学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它在哪些重要领域重要方面,又在何种程度上取得了革命性进展?这种进展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心理的)动因如何?它的历史过程怎样?有哪些经验(正面和反面的)可以总结?其价值和意义何在?怎样促使这种“革命性”的新因素沿着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从而更好地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新文化的建设?这是每一位真正关心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公民迫切关心的课题,也是我们这套丛书所关注的重点。十本小书,有九本意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探讨和回答了上述问题。就作者而言,他们都努力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力图从丰富而复杂的文学现实中,着重探寻和发掘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而又符合我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东西,那怕它还很不成熟,还有缺陷,还很嫩弱。他们以此学术行为,立足于建设,着眼于淘金。诚然,各书作者之间在一些具体的学术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而且作者的某些观

点编者也不尽赞同。这里，我们的原则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努力体现“双百”方针，尊重学术个性，尊重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鼓励积极的建设性的学术争鸣。我们希望这些成熟的或不成熟的，正确的或带有偏颇的见解，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方位上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为了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观点观察问题，我们特就台湾省当代文学增设一本《台湾地区文学透视》，相信会得到读者的赞同。

自然，十年文学发展中也并非一片光明的“新世纪”，如同整个社会现实在取得巨大历史性进步的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甚至某些方面的腐败、倒退一样，也出现了思想、理论、创作以及作风上的种种混乱乃至倒退。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对文学的亵渎和玷污。人们完全可以从梳理问题的角度，对十年文学中的消极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总结，从中找出应有的教训，以警示未来。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人在做。

最后，借此机会，我们衷心祝愿在90年代里，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能够获得比80年代更为充足的阳光雨露的滋养，让“新世纪文学百花生长得更加旺盛，开放和得更加火红、鲜艳，以更为昂然之生机，迎接2000年的到来！

1990.春.北京

引 子

取 “矫矫不群” 作为这本拙著的

书名，是借鉴我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个表述，意在对我新时期十年文学中创新求变的意识与实践，进行粗略的、难免“见树不见林”的考察。

“矫矫不群”此语出自晚唐诗人兼诗论家司空图（837—908）的《诗品》，其中论及“飘逸”时有“落落欲往，矫矫不群”之说。今人郭绍虞先生在《诗品集解》中有解：“落落，不相入貌，寡合之态。矫矫，高举貌，特立之态。《注释》：‘落落然而欲有所往，矫矫然而不与众群，此见其独绝流俗，孤行己意，诚飘洒之天姿也。’”

本书正是追求和表现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情思，由是取

为其“欲往”而宁可“不群”，这种着意创造的需求与心理，应当说是普遍性的。不论“旧时期”还是“新时期”，一切有抱负、有作为的文学家，莫不以打破常规的思维与艺术通向智慧之宫。

不过，中国当代的新时期文学始于十年浩劫之后，作家们为争取时代血液在自身的流淌，争取艺术上的特立创新，争取“矫矫不群”的精神个性，确也举步维艰。文苑沉寂多年，惰性形成习惯，常然升作必然。因此，新风气的代兴需与原有秩序立异，新生命的出现需与僵化模式对垒。勇于独张新帜和容纳新声，竭力汲取人类一切新的思维成果，让人们从文学中触摸到时代脉搏的跳动和传统如何注入活力，不能不是新时期文学家们应有的胸襟和使命。

文学的创新与变革，是一种历史的呼唤。近十年来，我们面临的是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一边是废墟，一边是建筑工地。时代生活的主潮不仅跟民主革命时期不同，也跟建国初期有异，基础在变化，重点毕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了。这一历史转折，是在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曲折、在痛苦与欢乐交织着的征途上呈现的；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在迎向灿烂前景的奋取中，也必然有较复杂的现实与历史因素综合而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在充满矛盾中透射出深沉的力量和憧憬未来的力量。一个正在揩干血泪、奋发振兴的民族不能没有文学，自然也需要有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氛围下，

致力于用新的艺术思维，去表现新的时代图景，表现人们新的精神世界，表现今人所关注的生活中新的矛盾与斗争，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时期文学和时代、和人民相结合的课题。而随着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随着禁锢社会生活与人们思想的锁链的崩裂，作为敏锐神经和精神价值存在的文学，其推陈出新、标新立异，也就在所必然了。

从历史转折的角度来考察新时期文学，我们不难看出，从内容的转移到艺术的创新，都取得了过去难以比拟的、具有深刻意义的初步成果（包括失误也可以变成一种财富），呈现了动人的、“矫矫不群”的美学色彩。当然，在全民族进入反思、回顾与前瞻的今天，研究新时期文学的创新与变革问题，需要既鼓励创造又提升标尺，而非无原则的宽容。我们必须赋予“矫矫不群”以时代的内涵和美学的价值。这样，才能使学术上的评估，成为一种接近神圣、接近科学的行为。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追寻崇高..... (3)

第一节 殷忧启圣..... (3)

第二节 合情合理的 传达..... (10)

第三节 “崇高不靠灾难 的表现”..... (17)

第四节 呼唤新史诗... (21)

第二章 “迷濛之美”的重新审度

第一节 朦胧诗审美 描述..... (27)

第二节 “克里特迷宫” 的出现..... (42)

第三节 艺术的正常 季节..... (50)

第三章 文体建设的实证分析

- 第一节 小说“陌生化”
向度的勘探… (58)
- 第二节 艺术散文的
本体回归…… (71)
- 第三节 一棵美学之
树…………… (82)
- 第四节 歌者琴弦上的
Sonnet变奏… (95)
- 第五节 青春的对话与
召唤…………… (102)

第四章 创造性思维与艺术

- 第一节 创造性思维的
心理机制…… (115)
- 第二节 在发散与收敛
之间…………… (124)
- 第三节 “组合”的思路…(132)
- 第四节 “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 …(138)
- 第五节 历史感的谋求 (147)

第五章 发展“运动着的美学”

- 第一节 发展“运动着
的美学” …… (159)
- 第二节 当代文学研究
方法的更新…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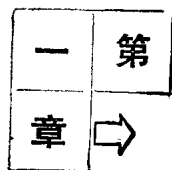
第三节 批评：线性——

双向——系统…(178)

第六章 前瞻的文化视野 ……(187)



追 寻 崇 高



第一节 殷忧启圣

新时期小说家张承志写有一篇相当诗意化的作品：《大坂》。那不是都市或城镇，而是新疆天山高原上人烟罕见的冰川古道的顶点。大坂是神奇的。这里升起过海市蜃楼又记载过多少人的不幸，却也强烈地唤起人们征服它的祈愿与追求。我们的主人公以“一步的勇敢，一次男性的证明”的誓言，踏上飞越大坂、进行科学考察之路。借用古希腊艺术家的话——经过痛苦的美可以找到高尚的心灵，我们看到了作家笔下的人物，各自以不

同的方式越过这条“精神上的大坂”，达至那种痛苦又高尚的美不是么：妻子在“流产。大出血。住院。”（小说中的电报语言）的境遇中忍受痛苦，让丈夫去科学考察，以一个女人的勇敢“越过了她的大坂”；夭亡的儿子也越过了大坂，“他将在这永恒的冰川上化成一个洒满阳光的胜利的小精灵”；而主人公一旦攀上大坂的顶峰，终于看到了此生从未见过的雄奇景观：

大坂上的那条冰川蓝得醉人。那千万年积成的冰层水平地叠砌着，一层微白，一层浅绿，一层蔚蓝。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冰川幻变出神奇的色彩，使荒凉恐怖的莽苍大山陆添了一分难测的情感。“大坂——”他失声地喊起来。他想不到这大坂、这山脉、这自然和世界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安慰他。他久久勒马伫立着，任那强劲的山风粗野地推撞着他。

“大坂”既是一种物证——欺凌人类且日夜施威的自然力，又是一种象征——内在的精神现象：由苦难走向崇高的超越意识，人生的目标感与向上力。“大坂”叫你忍受痛苦又激励你提升品格。这是一种精神高度的象征。

应当说，我国新时期文学中也时时躁动着这种“大坂”精神。可以讲，当我们论及文学，论及开拓，便意味着必须谈到美学与光明，谈到经过痛苦的美寻找高尚的心灵，谈到社会和人生中的火花。也自然要求一如恩格斯所

期望的反映出“在最崇高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许多高尚的强有力的思想”^①。在长期忧患意识中形成的向上力，以及充满着实践精神的崇本息末的人格理想追求，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文化的精魂。很难设想，如果没有崇高，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一个民族的心脉，寻找时代的声音和历史前进的动因。文学中的崇高感，正是唤起人们对于生活强烈憧憬的重要元素。

那种认为新时期文学处于“危机年代”、“无知年代”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多少年的坎坷与艰辛，避不开的十年灾难，为人们、也为文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殷忧启圣”，殷忧——启圣！许多作家在不幸中认识生活，在磨难中探索真理，在忧患中思考时艰，又不失心中的青春和阳光。

在美的领域里，崇高是以庄重而合度的步伐对时代的追随。它不仅在过去、而且也在今天经受着考验。我们的文学要维系其不朽的生命并获得更大的发展，我赞成这样的意见：“众多命题之中，始终响彻着一个带有历史意识的声音，这便是对于多样化的文学的呼唤：呼唤多种多样的小说，呼唤多种多样的诗歌，呼唤多种多样的文学。这种呼唤是合理的，不仅符合人民多样的审美需要，而且也符合中国新文学的史实。”^②我同时也这样认为：在诸多的命题中，还始终跳动着—一个带有时代感应的声音，那便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第345页。

② 谢冕：《通往成熟的道路》，《文艺报》，1983年第5期。